

## 茶神谷

■ 叶 辛

我前后三次走进黔西南的茶神谷,每一次都觉得这里神秘莫测,是个神奇之地。

布依族、彝族、苗族、回族老乡世世代代栖居于这一片山山岭岭,山巅之上、峡谷深处、岭腰之间遍布着古茶树,他们把大自然赐给人间的这一整片山地称之为茶神谷。

在这海拔1700米的高原上流传着一首山歌:山上有棵古茶树,树下有口清水井;哪天如果不舒服,一片叶来一瓢水。

当彝族姑娘用清亮的嗓子、吐字清晰地在我面前唱这首山歌时,我由衷地感受到这些大叶片的古茶树和当地百姓的密切关系。

踏着泥泞,小心翼翼地踩着斜坡上松软的腐殖质层,一株一株地细看这些古茶树的虬曲枝干、厚实的油光光的叶片以及树身上斑驳的表皮。千年以上的古茶树随处可见,还有2000年以上的、3000年以上的!3000年以上的都一一编了号,我面前的这一棵是3200年的,编号是0035。凝神读着悬挂在树身上的牌子,牌子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共同挂上去的。

原来,不但各民族老乡把这些古树称为茶神,科学家也把它们视为宝贝。见我兴味浓郁,乡镇上的陪同人员兴致勃勃地带着我看了一株又一株古茶树,最终把我领到用围栏圈起的一棵最老的古树前。

我一看那茶树的雄姿,就感觉非同一般。只见那一片片密簇簇、苍老而又青翠的叶片之间,竟冒出了细嫩嫩的绿色芽尖,粗粗细细的树枝上,嫩芽与老叶之间,还悬挂着圆溜溜的茶果。一生守护着千年

古茶树的老茶农告诉我,这就是有名的四球古茶树。

我不甚了了,他给我细说开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茶树,一颗茶果里最多只有三颗茶籽,唯独贵州黔西南普安茶神谷里的古茶树,一颗茶果产四颗茶籽,因此被称为四球古茶树。四十九年前,在普安和晴隆交界的云头大山,发现了四球古茶籽化石,经过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反复鉴定,认定古茶籽化石距今有164万年以上。

我今天看到的,是一棵距今4800年树龄的古茶树,编定的号码是0001号。

“走,走,走……”茶农一边走一边热情地招呼,“喝茶去,让你亲口尝尝古茶树的味道。”

当我再次踏着有着厚厚腐殖质层的溜滑的山道走出树林时,我更加意识到,各族老乡为什么把这些古茶树尊称为茶神,把这里称作茶神谷。

年过七旬,爬高山钻老林,身上沾了斑斑点点的泥痕,半高帮的皮鞋变得沉甸甸的,脚步也迈得缓慢了。

在茶农家的祖屋门前,烧得旺旺炽炽的炭火边,放了一圈板凳。茶农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入座,一边笑咪咪、有些神秘地说:“请你喝一口我们高山农家的火烤茶。”

喝了一辈子的茶,多少知道一点绿茶、红茶、白茶、黑茶、黄茶的烹煮、冲泡方法,却从未喝过火烤茶。

只见他用一块厚实的茶巾垫着,握着已洗刷干净的黑色砂茶罐的手柄,在熊熊燃烧的炭火上烤着,直到黝黑的砂罐泛了白。他把存放了29年的陈茶和2021年的新茶两投,一起放进烤得发烫的茶罐里,继而有节奏地抖动,嘴里一边

念念有词:“要得茶上口,火上抖百抖……”顿时,一股我从未闻过的茶香从茶罐里弥散出来,我们这些围着炭火而坐的一圈客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叹。

不等众人的赞语落地,只见茶农将茶壶里滚沸的水倾倒入茶罐,将茶罐置于炭火上,少顷,茶罐里的茶水就翻腾着烧开了。茶农指着茶罐道:“这样煮沸的茶,可以冲七八道,茶味、茶色不变,可以围着火塘摆龙门阵。”说着,他斟了一小碗茶请我品。待茶水不那么烫了,我呷了一口,刹那间,一股沁人的香味直透肺腑,我颇有耐心地品咂着,似栗香、淡淡的兰花香、炒豆的焦香,又有薄荷的清凉,总之,是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醉人的香气。喝下一碗,又来一碗,见我喝得兴起,一旁的茶姑娘银铃般地说道:“叶老师,这千年古茶树,一泡茶,二泡茶,三泡四泡是精华……”受到她的鼓励,我一口气喝下了5小碗。烤着炭火,我们冒着冬雨钻进湿漉漉的山林踏访一株一株古茶树的寒冷和疲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世代栖居于山林守护这片古茶树的茶农告诉我们,年年的冬末春初,村村寨寨中的布依族、彝族、苗族、回族乡亲,喝着一道道茶,唱着一首首古歌,以朴实、简捷的仪式,祭祀他们心目中的茶神,怀念他们的祖先,抒发他们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这次来到茶神谷,正是冬腊月间,山林中已经可见嫩绿的芽尖尖,从而有了我们此次参加的“‘贵州绿茶’第一采”活动。

这天早晨,茶神谷的坡顶上星星点点,满目都是一叶、二叶、三叶的茶尖尖。这喜人的景象,引得采茶的姑娘唱起各自民族的采茶歌,茶神谷上下山岭间笑声朗朗,

欢声不绝。我受到感染,不由得伸出手去,采集了足足一巴掌的新茶。伴我同行的老知青边采摘叶边感叹,喝过古树茶,这几天只觉得五脏六腑被清洗了一遍,神清气爽,我颇有同感。

茶神谷的奇妙,茶神谷的神秘莫测,和它独特的地形和滇黔边地的气候有密切的关系。

整个茶神谷坡地,缓起缓伏,有崎岖的小路将茶山相连,四面八方都被高高的大山环抱着——除了发现四球古茶籽化石的云头大山之外,还有被老百姓称之为白鸡山、学名为白驹山的绵延十多公里的高山屏障以及西面的云盘山、北面的野羊洞。四面高山岭巒的海拔为1600米上下,而茶神谷的海拔只有800米左右。这一自然形成的深度切割地势,具有鲜明的山高、坡陡、谷深的特点。北盘江的一条支流西泌河,从晴隆那一头流过来。从地质学上来说,茶神谷山地岩溶发育强烈,明河、伏流、地下河床、溶洞、落水洞、深沟给这片山地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总而言之,这一典型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立体气候明显,形成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征。茶神谷恰好处于温和润泽的地带,因此,野生古茶树千百年未得以在这里繁衍生长。而在冬月、腊月、正月间,借助大自然鬼斧神工促成的这一特殊的温暖的小气候,催发了我们此时看到的“第一采”的嫩芽尖。

世代栖居在茶神谷的布依族、苗族、彝族、回族老乡,借助茶神谷的神秘莫测,做大茶园规模,在脱了贫的基础上,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让老祖宗留下的野生古茶树资源,走产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进入乡村振兴阶段,相信“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梦想很快就会出现。

桌旁,在四世同堂的气氛中一切都变得其乐融融。

### 分别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她的身旁。可是面对成长与生活,我们不得不暂时别离。正月里踏上征途,父母几天以前就回归母家,在出发这一天,父母早早起床备好了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它们正在八仙桌上冒着阵阵热气。母亲端上她的拿手好菜“梅菜扣肉”,子女们陆续起床,收拾完毕便一齐坐下来。父亲的酒杯空了一次又一次,母亲嘴里一直说“多吃点,多吃点”却不见她自己动筷。成年人的世界里,热闹似乎变得无足轻重。我们都坐在八仙桌上,喝着酒水,吃着饭菜,找寻快乐的话题,只为博得二老舒心的笑。临走时,打开后备箱,猛然发现,这一车都是父母满满的爱,我们竟然不知二老是何时装满的。母亲站在车窗前,眼里噙着泪水,孙子一句“奶奶再见”,母亲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我们都不敢回头,只管向前,转身再看一眼静立立的八仙桌,便决绝地向前驶去。待我们走后,父母不舍地收起了八仙桌。在逐渐驶离家乡的路途上,我们还在回味着母亲的拿手好菜——梅菜扣肉,一直在想为何母亲能把它做得如此可口,原来里面有一个特殊的配料,那便是母亲的爱。



中国书协原副主席 申万胜 书

中国书协顾问 陈振濂 书

## 人间终究灿烂

■ 喻子涵

### 金桥田园

剪下天堂的一角曼妙铺在金桥,秋的黄金,一路回报春夏的蓬勃。打马跑到天空,弹拨那些迷人的丝弦,抚摸那些梦幻的色块,难道不是马尾飘逸的纹路,头顶洒落的蔚蓝,马蹄溅起的云彩?翻开日月升落的日子,彩虹编织大大小小的花瓣,长枝短叶间的笑脸深深浅浅,不知绽开多少回美妙的季节。万千怀抱散发万千馨香,万千气象萦绕万千梦想。旋律一直在回荡:“日子总会亮堂,麦子总又再黄。”歌里唱的,既是现实,也是希望。苍天体恤大地,大地体恤民情。人间,终究灿烂。时时刻刻的期待,直到果实满山金黄遍地时,谁是山外稀客,向田园款款而来?

### 麻翁古屯

麻翁尚在,一座老旧的屯堡,在树荫的虫鸣中叙述着沧桑。黄土越来越黄,青石越来越青。那是时间历练的脸色。从南门到北门,从东门到西门,古堡的年轮湿漉漉的旋转。再上城墙,视野远比天空悠远,心情远比大地辽阔。远方归远方,繁盛归繁盛。而宁静始终归于宁静。历史的使命是让石头温暖着石头,守着梦和不朽。每一事物,都是人生的启示。每个晨昏,都是生命的接续。沿着麻翁的步子,走进漫不经心的野草和牛群,小道和房门。谁能沿着炊烟继续走下去,就会进入蓝天云月、明月清风。战争远去的时代,石墙的伟大正在于阻隔喧嚣和欲望。一屯自产自销的阳光,不用与谁争夺。

### 老城概览

小城美,美于水润。贵州多山,山贱水贵。在一条环形玉带上建城,自然是绝美。绝好的肤色、容貌、身段。不信,你看高楼的倒影试试,看水的回眸试试。一湾碧水在城的腰间扭来扭去,你看城的上半身与下半身,妖娆与自信,说未尽的情话,展不尽的风姿。山随水转,城随山立,有足够的魅力,似有神仙牵引。上山观全城,豁然开朗,可称概览。有诗流动如泪奔,是谓饱览。我相信,平塘到处都是有仙气的人,生活在云水间。贵州既贵于水又贵于阳光,而平塘水光山色,满城珠光宝气很富有。不知月光下或下雪时是什么样子,他们有天眼可借来窥视。我估计,最美处你不好意思多看。

### 山水新城

在这里我发现,没有谁比新城更能识别黄昏与黎明,昨日夕阳西下,它最先晚上晚唱告别蓝天,载歌载舞;今晨老城未醒,新城已是金光四射、鸟语花香。平塘新城不是空洞的那种外表的新,而是一轮太极的复原。新旧谱和正是常道,没有谁比新城更有文化的眼力和担当。山水相依,人脉相连,遵循着古训。没有谁比新城更懂阴阳相处的哲学。新城绝非目空一切,旧城无有自暴自弃。当我挥洒朝晖,新城唤醒旧城;当我回收晚霞,旧城牵手新城。没有谁比新城更懂新旧如旧。任何事物都会老去,新城有着旧城相似的一天。天下千百年有过多少新城名号,却早已见怪不怪,更忌讳谈论名声。我想,除了目光短浅,还出在清高傲慢自欺欺人。没有谁比平塘新城更特别,它的魅力里有我对山水人文的信任。

### 玉水金盆

千万年弥天大雾,诸天繁星夜玉洒

## 八仙桌

■ 金花

童年时期的年味里,总有一张八仙桌,它是相聚时不可缺少之物,也是分离的见证者,是不舍分别的寄托物。

### 思归

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是一张邮票,一张船票,一湾浅浅的海峡,一方矮矮的坟墓。贺知章的乡愁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是鬓发双白的归栖地。而我的乡愁里少不了一张八仙桌,它是儿女心上的安慰。平时很难用到,但当临近除夕的钟声一天天敲响时,它便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年近的父母拨通了远方儿女的号码,一脸宠溺地笑着说:“前天刚杀年猪,肉暂时放在八仙桌上腌制,一半的肉肉来做香肠。”中午的父母也忙在外打拼和求学的儿女送去同样的关切:“就等你放假了,我准备了很多年货,都放在八仙桌上了。”平平凡凡的家常话里,句句不离一张八仙桌。无形之中透露出思归与盼归的急切心情,腊八粥一喝,在外的人们就变得有几分局促、几分欣喜,局促之人担忧此生已过半,然而事竟无成;欣喜之人荣归故里,再遇乡音,一股自豪之情便油然而生。

### 情怯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千里之外的家,是在外之人心中的一米阳光,是温暖的港湾。是听到母亲的一句“今年回来吗?”便潸然泪下;是听见严肃的父亲故意大声地说“要是买不到票就不要回来了,疫情防控期间不要给国家添乱”时觉察出他酒脱之中显出的无尽失落;是听见天真的儿女仰头一句“今年回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年吗?”心中的温暖。于是乎,满身疲惫与遥远的路途进行抗争时,它已然完胜。那一车的欢笑,那后备箱里满满一车的“心意”,那越来越熟悉的归家路标,都在牵动着每个情怯的归乡人。当凌晨两点的车灯照在熟悉的家门口,微弱的灯光中出现两个熟悉的身影,逐渐在视线中变得清晰。二老脸上抑制不住的喜悦,母亲眼眶中饱含的泪水,都在一声“爸、妈,我们回来了”中顷刻土崩瓦解。父母搂过怀中熟睡的孩子,小心翼翼地走向屋里。嘴里小声地说着:“饭菜都做好了,热了一遍又一遍,都在八仙桌上呢。”就这样,在黎明即将到来时,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上,欢声笑语在不经意间吵醒了熟睡的孩子。哭声与笑声夹杂在整个屋子里,大家一起期待着天明。

### 团聚

父母在不,不远游。家,是每一个个体获得依存的地方,那里有父亲严肃的教诲,有

## 野菜的味道

■ 程 勇

年后回仁怀老家看父母,还未坐稳,母亲便对我说:“我在园地里种了几种野菜,有的已经长芽了。”我问母亲:“都种了哪些野菜?”母亲没有说话,只是笑笑,随后领着我走向菜园地,就像当年她领着我走向山坡挖野菜的场景。到园地里一看,一排排莩蒿开始冒出细嫩芽,苦菜和荠菜已经长到三四厘米高了,野生折耳根的小嫩叶从泥土里探出了头。当我的目光触碰到这些正在生长的野菜时,记忆的闸门也随之被打开。

记得那是1982年初夏,我刚满11岁。由于上年的干旱,庄稼收成不理想,家里余粮已经快吃完了。面对困难,母亲没有怨怼,没有叹息,而是盘算着怎么将日子接济过去。一个周末,母亲叫我和她一起去山坡上挖蕨根。我曾和姐姐

采摘蕨的嫩芽去掉毒素后炒着吃,但不知道蕨根还可以吃,于是我带着疑惑的口气问母亲:“这蕨根挖回去能吃吗?”母亲信心满满地说:“当然可以。”末了,她又补充一句:“我经历过困难时期,几乎吃过所有的野菜。”

蕨生长在村庄后面的山坡上,我和母亲选了一片浓密枝高的蕨开始下锄。浓密枝高代表蕨的根茎也粗壮。花了大半天功夫,挖了上百斤蕨根。我和母亲分别背回园地洗净,切成小片晒干,又用石磨磨成粉末,而后用少许玉米面和蕨根粉揉在一起发酵。待发酵好后,母亲将它做成糍放在蒸笼里蒸大概20分钟就出锅了。经母亲的手一出来,哇!黄灿灿的一锅,一股浓浓的蕨根味混合着玉米味刺激着味蕾。吃进嘴里,虽说不上香气四溢,还稍稍苦涩,但绝对解馋解饿。母亲还分享了一些给邻居,他

们一个劲儿夸赞母亲的手艺好。

同年夏天,母亲又带着我和姐姐到山里采摘苦菜、莩蒿、荠菜、薇菜等野菜。苦菜生长在庄稼地里或边缘上,味稍苦,因此有“苦菜”之称。将苦菜摘回家洗净并用开水焯掉野味后,和着玉米面或荞麦面蒸来吃,或用辣椒水蘸着当主菜吃。那味道虽然不像我后来在古诗中读到的“韭苗水饼姑置之,苦菜黄鸡羹糍滑”的大餐感,但在清苦的年代,能吃到母亲做的鲜美苦菜饭,简直就是极大的满足。

荠菜洗净切细后放在烧开的油汤里煮,边煮的时候,母亲还将家里少有的鸡蛋打在里边搅,不一会,一大碗荠菜鸡蛋汤就端上桌了。在我心中,那时的一碗荠菜汤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山坡地的林子里还生长野生花椒树,一到春天,花椒叶儿嫩嫩的,摘回家拌着面粉和鸡蛋,不用

水,看起来青青黄黄、红红紫紫,很是养眼。加入一点盐和姜丝入水,待十几分钟后放进热锅热油,煎炸出来的花椒叶儿丸子特别的好吃,有一种焦香,那才是真正的香啊。

莩蒿的叶子在夏天已经老了,但它的根茎嫩白、脆嫩。摘回家后,母亲用盐将嫩茎焯好,再拿去太阳下晒干后存放起来。在没有菜吃的时候,便取出一小点莩蒿茎炒来吃,真是一道下饭的可口菜肴。这些野菜在母亲的心灵手巧下,变成了一道道美食,我们一家也度过了那一年的困难。

我没问母亲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种植这些野菜。我想,她一定是想念这些野菜固定的气味、味道,才将它们从荒野移植到园地里;她一定是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野菜,喜欢生活在每天的细节和色香中。因为这些记忆中的野菜,如今依然有着春天的味道,并且永不消散。

### 湿地公园

我来时,风很滋润,光很柔和,树和草很谦逊。有些花一直开着,有些花开了就去干别的,有些花刚又回来。闪光,熄灭,又闪光,歇口气换个装,轮换着舞台和季节。有香味无香味,有颜色无颜色,热情与安静,各有个性。临水而居,居高而望,顺风背风,各有各的风水。遇到少女献上一枝玫瑰,遇上蓬勃男孩,送一摇花枝逗一逗乐。一双老人走来,摆三层楼夹一缕香,再送给孙子一卷三明治。逢着独行客,比如我,一朵向日葵举一盏灯一直跟着,直到我离开湿地公园。想起编织波纹的鱼虾,草从里的自由乐队,看护林果的鸟,还有那些深情的露珠,维持绿地的草,他们都有正式的工作。他们偶尔向你回眸,偶尔招呼一声,就已经很不错了。向他们敬个礼,我就不打扰他们了吧。

### 莲花山色

人人都在登山,可不是任何人都登上了莲花山。天下几多莲花山,可不是任何人都登上了平塘的莲花山。平塘莲花山不高,但它的天很高。平塘莲花山不大,但它的目光很远。平塘莲花山就是一枝盛开的莲,山盘坐在水上,人盘坐在山上,“玉水金盆”就铺开在你的眼前。有的人登山却等于没登,有的人没登却等于登了。一座莲花山就是一座山上的佛,知道来与不来、不来即来,也知道来即非来、善与非善。在莲花山,日月升降都是一场宏大的仪式,雨雪风霜都是各种隆重的节日。莲花山上的花草树木都有千万双手和脚,鸟兽昆虫都有千万双眼和耳。它们聆听天空,抚摩大地。它们是一色的菩提,也是一山的神仙。莲花山是“玉水金盆”的总开关,那把钥匙就在有缘者的手里。

### 天眼奇观

平塘的一丛青山间,长了一只巨眼,说是观天。我想,从地上看天上,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天上的事情,岂能一个黑乎乎七拱八翘的地球知道?从天上看地下,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地上哪有天堂和那么多天仙?而恰恰简单与复杂,正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也是非常之人所为。并且地球长出一颗类人痣,平塘女人都成了美人,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全世界的人都很兴奋去观赏。我也去了,看见的却是另外的奇观。天是什么,我们的家园。天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弟兄叔伯和近房远亲。只不过年代久远,越走越远。越远越隔阂,互不相识。听说还有人准备发动恐怖的大空战争。其实我们被消灭,或消灭他们,都是一场误会。我想告诉所有人,长出天眼是一种警告。当然普通人,把它当景观看就是了。地上的人天上的人,平心静气,都去里面望一望。天上的风景正是地上人想看的,地下的风景正是天上人想看的。